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上海，上海人。常有人说上海或上海人排外，非我刻意巴结上海人——我早已过了巴结谁的年纪——我全然无此感受。喏，几乎去了所有上海名校开讲座，译作一大半由上海印行，读书会也是来上海的次数最多……

说起乡下人，我可是再纯正不过的乡下人，上了大学后才晓得上海人长什么样——班长是上海人。他谈不上排外。客观形势也不允许。上海人只他一个，又是班长。能排谁呢？除非他想当“光杆司令”。作为上海人的他给我的“上海认识”主要有两点。一是要风度不要温度。那时的东北，冷起来零下三十几度是常事，哈气成霜，滴水成冰。我

2018年春夏，我的新书《寻茶记》即将出版，统稿，配图片，看校样，与责编讨论……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福鼎茶人叶芳养向我要封面设计图。他想配合《寻茶记》出版，制作一批茶饼以示祝贺。要封面图，是想在茶饼包装上与书的风格保持一致。叶芳养的这个举措，让我意外和感动。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封面设计。

一本书与一款茶

也有七种：绿茶、红茶、白茶、黑茶、青茶、黄茶、花茶。我不知道设计师的创意是否含有这个意思？一簇深色的茶似有动感，也许是随意挥洒，却让我想起书中人物陈盛峰炒雨茶时扬起的叶芽，武夷茶人徐良松摇青时在竹筛上跳舞的茶叶，我冲泡福鼎白茶时在杯中沉浮的银针……不尽意境，无限想象。

不久，叶芳养发来包装样图，那是一张45厘米见方的专用绵纸，足够包裹一枚100克的茶饼，茶饼用料是贡眉。《国家标准GB/T22291-2017白茶》对贡眉的定义为：“贡眉：以群体种茶树品种的嫩梢为原料，经萎凋、干燥、拣剔等特定工艺过程制成的白茶产品。”贡眉比寿眉高级，却又具备寿眉的优点，存放时间越久，不断陈化，内含营养物质不断沉淀升华，口感更稠滑醇和，药香味更浓郁。

7月下旬我收到若干茶饼，又开始忙不迭地在朋友圈推介，有朋友见了宣传，要预订签名本和纪念茶饼。我只能抱歉地请他们耐心等书展。书展首发日益逼近。《寻茶记》的征订情况、读者反应都很不错。为应对读者的热烈反响，组委会决定8月19日在嘉定分会场，8月20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分别举办两场签售会。是否要在书展现场发放茶饼？主办方担心现场可能会因此混乱，持反对意见。思考再三，我在自媒体公众号发文做了个预告：“扫一扫，关注‘涵芬楼文稿’。凡转发文章、留言并获精选，在书展现场购书的都有机会获得。”果然有读者转发和留言。有朋友说，读了书，喝了茶，这张别具一格的茶饼包装纸也值得收藏。如果有写书人和做茶人的共同签字，更有意义了。

8月19日，远道而来的叶芳养亮相江南古城嘉定。昔日，他陪我攀茶山；这天，我伴他走书店。因为做茶人身上夹带的气息，一片书林仿佛茶香氤氲。

下午3点开始，签名售书就停不下来。一个多小时，300本《寻茶记》一销而空。嘉定分会场原为方便本土的书友茶友而专设，没料还有粉丝从上海市区分流过来不少，江苏扬州、安徽宣城、美国加州等地也有赶来的。第二天，主会场继续火爆，一小时签售，书展备书全卖空。叶芳养拿着《寻茶记》和纪念茶饼，在签售会上豪宣宣布：“欢迎大家到白茶之乡福鼎来做客，这本书的签名本就是‘护照’和‘签证’。”书和茶，架起了一座美丽的桥。书展结束后，我在全国各地签售《寻茶记》，几乎每一次我都带着茶饼做礼品，书香茶香始终相伴。

两年多过去了，有朋友来，我问：“你喝过这款茶了吗？”他说：“没有，茶生书，书又生茶，这款茶饼太有意义，我留着做纪念呢！”

我和他都笑了。原来有一种茶，除了可以喝，还可以留着做纪念。



上海班长 上海书展

林少华

大概是在北京房山化工厂实习期间的某日傍晚，我俩歪在一片山坡的松树下。“林桑，你将来想找一个怎样的女朋友呢？”班长忽然问我。“胖些的！”至今我也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回答。勉强算得上原因，是我那时候相当瘦，不光我，我们一家都瘦。皮包骨虽不至于，但皮骨之间脂肪明显不足，夜里翻身都咯嘣一声响——有可能这我对胖产生了向往以至于敬畏之情。

对了，入学不久班上就有了“桃色新闻”，说上海班长在上海有个“漂亮得不得了”的女朋友。漂亮得不得了是怎么个漂亮法呢？我想象不出，也没怎么拼命去想。一来当时我有比漂亮远为迫切的问题要想，二来别人的上海对象对我是火星般遥远的图像，连嫉妒都谈不上。班长看上去也比较超脱，从来不置可否，照片就更没显摆过。当然，在那个特殊年代，钱夹里或小本本里夹一张年轻姑娘的照片，未必是多么值得



旧历六月称焦月。六月十五的月亮像酥黄的炸饼。月光洒在身上有温度，似能晒黑皮肤。世界呈现暖色调，连绿和蓝都好像隐隐透着红的底子。荷香销晚夏，那香却非花香，是叶香，枯焦香，随风弥漫，尾调苦涩。苦才好，不甜腻伤人。荷叶渐渐残败。站在塘边一片叶细看，几乎每张败叶都有自己独特的，只可惜落不到人的眼中，不被欣赏。一只早归的候鸟从它就食的异乡回到熟悉的荷花丛中，游得欢畅。从初春开到暮夏，荷花已然稀疏。空中飞着无数蜻蜓，它们真不枉叫点灯儿，翅子在深浓的树荫间闪闪烁烁，像幽幽的灯火。

今年5月27日，我们崇明公安分局新河派出所接到邮政银行报警，说有一位老人要给一个外地的账户汇款，很可能遇到了骗子。我接到指令后立即赶赴银行，一进业务大厅便看到一个穿着白色格子衬衫的老人在银行工作人员的陪伴下端坐在椅子上。我坐在老人旁边，表明来意，让老人不要紧张，并问老人要了身份证进行核实。老人姓刘，70多岁，崇明堡镇人，听信骗子特地来新河镇的邮政银行汇款，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为了诈骗顺利实施，骗子不仅让受害人不要和亲友说，还会指定银行，又或者让受害人单独入住宾馆，没有了周围亲朋好友的提醒，骗子更容易得手。

老人说，今天是他第六次接到“打

提倡的行为。作为班长且年纪偏大的他，多些考虑也属正常。

传说中那个漂亮得不得了的班长女友，作为班长夫人来个“惊鸿照影”，已经是在三十年后的同学会上了。徐娘不老，风韵犹存，完全可以据实想象三十年前的她该是何等漂亮，所谓“漂亮得不得了”并非虚言。不过三十年后的漂亮角色，已经不是她，而是班长和她带来的女儿了。顾盼生辉，婷婷玉立。基因就是基因，不服不行。

再次见到这基因“杰作”，记得是三年后——不再是三十年后——的一次上海书展，在书展那座苏式建筑的中央大厅。我正煞有介事地坐在台上埋头往书上签名，忽听一声“林叔叔好！”。抬头一看，班长的漂亮女儿！的确漂亮得不得了，一身连衣裙，满面笑容，风吹杨柳，娉娉婷婷。我责怪道：“要看哪本让你爸爸告诉我不就行了？干嘛花时间排这么长的队！”“那可是两回事哦！阿拉就是要看签名当中的林叔叔，就是要在书展买书，体验一下上海书展！”



晚夏

吕晓滨

前天就发现池塘一角是红蜻蜓的落脚之地，几只红蜻蜓争歇一枝荷梗。荷塘里头荷梗不要太多，它们都不理睬，偏要歇那一根。昨天去投入。蜻蜓频频点水的样子显得比较急促，很像秧栽，鸡啄米，它这一波操作是在产卵，点卵入水，繁衍后代，是一种工作姿态。很多年没看到空中飞着这么多的蜻蜓了。今年特别。很多水蛭因此爬出水来飞到天上，在夏风中轻飏，用它们美丽的存在来宣示生命的美好。

心理防线。

我对老人说：“您有过15万元被骗的情况吗？应该没有吧！”老人应声附和：“没有，没有。”“那这个就是诈骗了，你没有被骗却让

孤单老人易受骗

陈飞

真金白银。”老人恍然大悟，瞬间打消了汇款的念头。事后我问老人家里子女的情况，想联系他的子女，让他们多和老人沟通，提高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他摆摆手说：“还是不打扰他们了，说出去难为情，还是算了，以后我会注意的，谢谢警察同志了。”看着老人慢慢远去，我的心却放松不下来，虽然汇款

秀荣跟我说：霜子，来我这儿吃饺子吧。我的病好了。

刘秀荣，我妈妈学生中的佼佼者，石家庄评剧团的主演，非常优秀的新派演员。我妈妈在世的时候说过很多次，秀荣的嗓子金不换，多少年也出不来一个。当时，她和我关系非常亲近，多年以来，我们之间有过许多互动，不光是专业上的，还有更多的生活上的。秀荣出生在河北农村，无论她在舞台上如何酣畅地表演，如何敞亮地歌唱，下得台来，身上的一股朴实是不能装的，这些正是我喜欢她的原因。

但我后来很长时间内在国外学习生活，妈妈去世以后，交集就少了。一年多前，我曾在一个商场里和她不期而遇，发现她比以前胖了很多。

然后就是恍惚听得有人对我说，秀荣生病了，很严重的病，似乎是精神出了问题。我心下更觉诧异。

几个月前，忽然接到秀荣的电话。她邀请我去参加她的一个学生的拜师会，在北京一个宾馆的会议室。听电话里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很想见见她，于是欣然前往。谁知在拜师会上她上台去讲话，直接解释了我心中的疑问。

她说到在七八年的时间里，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听她如此说，台下大部分人并不惊讶，他们大都是秀荣身边的人加上许多评剧的粉丝们。惊讶的人有一个，是我。当然，我在意的是她说的最中心的内容，她说她在三年的时间里一直被抑郁症折磨，但是最后她好了，也就是说，她已经战胜了抑郁症。那一次活动之后我就离开了。

而这一次，她约我去吃饺子，她会单独告诉我在她身上发生的事。

秀荣说，其实在七八年前她已经有抑郁的迹象了，一种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的情绪停住了她，让她感到无所适从。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她是一个剧团的主演，得到了不少荣誉，拥有喜爱她的观众和朋友。可为什么她就是觉得不开心呢？每次在人前必须装成一副快乐的样子之后，她都十分疲惫，她很愿离开众人，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最好也不要开灯，暗淡的光线会让她觉得安全些。“严重的时候我会打人骂人，你相信吗？”她告诉我，“烦躁不安，心绪不宁，坐不住静不下来，与人一句不和就想破口骂出去，就想摔东西砸到别人身上。”

肯定是生病了，这种表现会让身边每一个人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平日里性情温和稳定的人怎么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十年以前，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抑郁症为何物，如今我们发现，原来身边的不少人或轻或重就有抑郁的症状。

秀荣请我吃的是香菜的饺子，非常好吃，我们边吃边聊。她说，医生诊断她是重度抑郁。严重的时候她真的不想活了，她曾经写好了遗书，安排后事，叮嘱家人不要打扰她，她想安静地毫无负担地离去。家人把她送到医院，医生告诉她，抑郁症是一种病症，和感冒一样，要吃药要休息，是会康复的。秀荣将信将疑，服药后是不狂躁了，但是开始嗜睡，总是睡不醒，效果并不好。真正的好转是她的注意力的改变，她去拜师学习绘画，买来各类颜料、毛笔、宣纸，画葡萄、画桃子、画佛像，很快，她的心就静下来了。眼前好像忽然展现了另外一条道路，路两旁绿草如茵，鲜花盛开，天上有飞鸟，地上有羊群。都是和以前充斥自己脑海的那些舞台啊、灯光啊、音响啊之类十分不同的事物。她忽然觉得，世界绝不是仅仅有的那一个或两个层面，世界好大啊，无边无垠。

我想起当年我妈妈也有这样的经历，她生病致半身不遂，一段时间里她的情绪曾经空前低落。后来在我爸爸的帮助下扩展了思维空间，成了作家，成了画家，成了戏曲教育家。

如今的秀荣似乎遇到了和我妈妈曾经有过的相似状态，坚强的她也找到了解决方法。在这方面，她也和恩师一样强大。我衷心为秀荣高兴，要知道抑郁症患者能够战胜心魔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任务。

回到生活中的秀荣又在准备弘扬艺术的活动了，在这条路上，我也会和她站在一起。

金额不大，但骗子并不是为了区区几百块和你耗几个月，后面还会有一大堆的花言巧语和一大堆陷阱。

当下社会，老人的心理孤单和情感需求等问题日益凸显，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利用老人套近乎，骗取老人的信任后实施诈骗。刘老伯离去时那句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平时也没人和我多说话，子女电话也不来，还是骗子和我说的话多。”我想，老人上当受骗，其中一个缘由就是孤单，孤单使他偏离了依靠的方向，给骗子可乘之机。作为子女，我们每个人都应多和父母说说话。

十日谈

反诈故事

责编：杨晓晖

电信网络诈骗不会是一个模样，它永远在变化。

战胜抑郁

吴霜

